

榴莲熟了

殷运良

深夜，我写稿累了，到客厅倒水喝，一股馥郁芳香的榴莲味扑鼻而来，我欣喜若狂：莫非榴莲熟了？

我突然想起，一个星期前，在淘宝网上买了一个5斤左右的榴莲，148块钱。

当时，榴莲裹着一件青绿色的大衣，一根根刺像刺猬的刺一般突兀地立着，锋利无比，榴莲把饱满结实，可以窥见上面蕴含的水分，一看就知道榴莲尚未成熟。

大女儿最喜欢吃榴莲，此情此景，让她遗憾地感叹：“妈妈，你这是成心让我难受，眼睁睁地看着它，却不能吃！”

“你这是在考验我的食欲！”老公也是一个榴莲狂。

“妈妈，我要吃这个！”小女儿还小，第一次见到榴莲，指着它，乐不可支。

“你们都想想，怎样才能使榴莲熟得更快吧！”这时，婆婆说到了重点。

老公说，拿到太阳底下去晒一晒。

大女儿说，仿照猕猴桃，用苹果催熟法，买几斤苹果，榴莲与苹果一起用塑料袋子扎紧。

我说，太阳晒，好是好，可是我们住的是商品房，放哪里晒，谁

十字路口，零下一度的风里，夹着冰渣和雪粒的气息，这是南方冬至过后的“寒冬”气息。跨过一年里白日最短、黑夜最长的时节，朋友圈被长江以北的皑皑雪景和南岭以南的炎炎夏日刷屏。“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或许，飞舞的雪花会和冬天更配一点。

想起小时候,关于雪的印象,源于母亲讲的故事,确切地说,是“事故”。雪天里,母亲抱着生病的我去看医生,走到渠道上的石桥时,遇上邻村一位老人也过桥。母亲嘱咐老人家“雪天路滑,慢点走”,然而话音未落,她自己便滑了一跤。那时她肚子里正怀着我的弟弟,最后所幸影响不大。但故事却让那时的我对雪天停留在了“路滑,会摔跤”的印象里。

等到背上书包读书时，才解锁了下雪天属于孩童的乐趣。从家里走去学校的路上，不可避免地要摔几个跟头。不过，这些全然掩盖不了一群孩子对白雪的好奇与热爱。大家相互扔着雪球，打着，闹着。偶尔有捣蛋鬼跑到路边的松树下，踮足了劲，用力摇晃树干，然后幸灾乐祸地看着松枝上的余雪落在后面女生的帽子和衣服上，笑得早上来不及刷的牙齿全露了出来，全然没想到自己也成了“白发老人”。没待这边反应过来，又听到一声“啊”的喊叫，原来是同村小女孩的雨靴踩在雪里拔不出来了。大家又在哄笑中，七嘴八舌、七手八脚地帮她把脚和鞋子拽出来。然后继续笑着，闹着去上学……在孩童眼里，雪花像是天空送的礼物，满满全是惊奇和欣喜。

后来发现，其实父母辈和村里

来照看成了问题，万一晒到别人肚子里去了呢？苹果催熟法不现实，本身到网上买榴莲就是为了节省开支，现在为了一个榴莲，再买几斤苹果，再花掉几十块钱，不是得不偿失么？所以……

“所以，还是提倡自然熟，对吧？”大女儿心直口快，抢过我的话茬。

“对，自然熟。”我语重心长地对大女儿说，“每一种水果都有它成熟的过程和自然规律，它需要时间，让我们慢慢等待，等待也是一种美丽和幸福！”

于是，我们的日子因为有了憧憬而妙不可言。

每天晚自习回来，大女儿都会到榴莲面前瞧一瞧，看看它发生了变化了没有。老公下班回家,也会凑上去,掰掰它的刺,看是否变软了。小女儿屁颠屁颠地跑来跑去,不断地问,可以吃了吗?可以吃了吗?我自然少不了对它呵护有加,时而摸一摸它的头,时而捏一捏它的背。婆婆则显得比较文雅,只是远远地看着我们,眼睛里盛满了安详和慈爱。

一天，两天过去了，榴莲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它瞪着满是锋芒的眼睛，仿佛在对我们说：我就是不熟，气死你们！

又过了一天，大女儿趴在榴莲面

前，好像在和一位相处很久的老朋友对话：“榴莲啊榴莲，我突然不希望你熟了，一旦你熟了，我们就会把你吃掉，那我每天就没有念想了。”

说完，大女儿宣布一个决定：从现在开始，让榴莲好好地睡一觉，谁也不许打扰它，它想什么时候醒来就什么时候醒来。

然后，我们各忙各的，我和老公上班，大女儿上学，婆婆在家带小女儿。

……

我经不住这诱惑，觅着香味寻过去，它静静地躺在茶几底下，浅黄色的外套凸显成熟和稳重，在灯光的照耀下发出亮丽的光泽，圆鼓鼓的肚子裂开了一条缝，乳白色的果肉宛如一位害羞的少女，犹抱琵琶半遮面，缕缕清香，盈盈环绕，袅袅娜娜，令人垂涎三尺。它真的熟了！

我把它小心翼翼地抱到餐桌上，就像抱着一个婴儿。我想，明天清晨，当大女儿醒来，围坐在餐桌上吃早餐时，她也会像我一样兴高采烈吧。

十月怀胎，春种秋收，哪样不需要精心酝酿和苦心经营呢？我们用一生守候，一世耕耘，不就是为了等待瓜熟蒂落的那一刻吗？只要信念坚定，耐心等待，我们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何不也来一场雪

月 玲



的庄稼人也都在盼着那一场雪。因为“瑞雪兆丰年”“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冬雪冻死四边草，来年肥多害虫少”。雪，是庄稼的棉被。积雪阻挡住外面寒冷气流的侵袭，确保地面温度不会降得太低的同时，也隔绝了大部分虫害。等到寒潮褪去，天气渐渐回暖，雪慢慢融化，庄稼又能得到融雪的滋养。故而庄稼人都希望冬天里能降几场大雪。

现在,雪景稀有,着雨靴、戴着妈妈织的毛线手套和毛线帽子在雪地滚雪球,似乎也成了快被遗忘的回忆。有

时候想,既然风比以前更冷,水比以前更凉,何不也来一场雪?

黄鹂翠柳，青天白鹭，子美在等白雪千秋；酒绿香浓，泥炉红旺，乐天在等窗明雪暖；北风屡起，雁过数行，仲武在等纷纷雪飞；渔翁蓑笠，江河水寒，子厚在等江雪飘逸；旷野天低，风萧雨瑟，我在冬日的清晨里，也等一场雪。等一场雪，预兆丰年；等一场雪，洗尽铅华；等一场雪，清醒流年；等一场雪，刷新万物。

铁 锅

杨素凤

周末到乡下舅舅家，热情好客的舅舅用院子里的土灶头架上大铁锅给我们炒了一只大公鸡。

看着舅舅拿着铁勺在大铁锅里上下翻炒，美味在院子里四处飘溢，我不由想起了与铁锅有关的往事。

那时的炊具除了砂锅就是铁锅。铁锅是家庭中最为重要的厨具。一般家里都会备有大小两个铁锅，小一点的平日用，大一点的过节来客人用，有的人家境况不好，就一口锅，来客还得到邻居家借锅。我们家门口有大铁锅，逢年过节成了香饽饽，经常被邻居借来借去。有人借用后不按时归还，再有人借，母亲想不起来了，就站在屋后的大树下喊上一嗓子：谁借了我家的大铁锅？一会就有人应答，借锅的人顺着声音去拿锅，若是男人来借锅，为了图省事，他干脆就把锅直接顶在头上，两个手撑着，看着让人哑然失笑。如果是小孩，这锅必须两人一人抓一个锅耳，大人一定得千叮万嘱咐：千万小心，不可来回晃荡，小心把锅摔坏了。

时间长了，锅底经常挂一些黑乎乎的烟煤、灰垢，母亲就会把铁锅从灶头上小心翼翼地取下来,用苕帚疙瘩扫一下锅底的烟灰,再用碱水里里外外清洗一遍,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母亲说,无论搬家还是安家,起灶安锅是首要的任务,有锅才是完美的家,铁锅就是日月,就是生活。母亲是队上有名的巧妇,再普通的食材,聪明能干的她也能用铁锅做出美味,再艰难的岁月也能熬出希望。

有铁锅相伴的童年，我充满了开心和愉快。那时候零食极少，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买，炒熟的玉米粒、黄豆、蚕豆就是我们的零食。母亲把玉米粒或者蚕豆浸泡一下然后和沙子混在一起，放在铁锅里炒，伴随着劈里啪啦的声响，玉米粒蹦蹦跳跳开花了，蚕豆毕毕剥剥裂开了小嘴嘴，母亲用漏勺把沙子控掉，铁锅炒的豆子特有嚼头，上学时装一把在裤兜，下了课和要好的同学一同嘎嘣嘎嘣分享，感觉那就是最幸福的时刻。

中秋节前，母亲早早发好面，面里放了鸡蛋、茴香，铁锅在院子拐角临时砌的灶火上大显身手，炉洞里填的是麦柴，火候掌控好，母亲用铁锅能烙出约四寸厚、直径一尺的大月饼。中秋节时和葡萄枣子等摆放在一起，祭了月亮后，再把圆圆的大月饼切成块给我们吃。真香啊，现在想起来还唇齿生香。

过年杀了猪，大铁锅要连续沸腾几天。猪肉大部分卖掉用来添置家里的其他物品，但头蹄下水留下了。父母通力合作，洗好肠肠肚肚，烫好猪头猪蹄，用大铁锅大火催开，慢火煮一夜，铁锅里散发出的香气惹得我们流哈喇子。我们守在铁锅旁，不时用筷子头戳一下，看熟了没有，直到上眼皮和下眼皮打架，才躺下。

天亮了，桌子上摆着切成薄皮的猪肝，我们手都不洗，抓起来就吃。大铁锅里肚子、肠子都已熟透，母亲捞出来放在一边，中午吃杂碎。大铁锅再次沸腾了，原汤里添了萝卜片、粉条等，一大锅香喷喷的杂碎出锅了，母亲招呼帮着杀了猪的左邻右舍来一同分享，满满一铁锅杂碎很快被风卷残云。人们抹着油嘴，打着饱嗝，纷纷赞叹：真香啊！

接着，母亲要用铁锅油炸果子、豆腐、土豆块、做红烧肉等。

改革开放后，生活条件逐渐好了，灶头炊具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灶头首先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干净便捷的煤气灶和电磁炉；铁锅被各种精美轻巧的不锈钢、高压锅等灶具取代。随着我们各自成家单过，人少了，母亲年迈，胳膊上没有劲，炒菜端不动大铁锅，黑油油的大铁锅光荣退休了，弟弟曾多次要把铁锅卖了废品，都被母亲阻拦住了。母亲说：它们陪伴我几十年了，我就喜欢铁锅炒的菜，“死人不开口，一天吃几斗”，我百年之后这锅肯定有用处的……

听了母亲的话，弟弟没卖大铁锅，擦干净后用报纸包住，束之高阁。母亲去世后，造厨的大师傅问有没有铁锅，他带来的家当不够用。弟弟踩着凳子踮着脚尖从橱柜拿出了最大的那口锅，擦拭了一下灰尘，铁锅在临时搭建的灶头上又咕嘟咕嘟沸腾了。

在摇曳的火光中，我仿佛又看到母亲在大铁锅前挥汗如雨给我们做饭的情景，眼泪禁不住簌簌滚落……